

鸟的河



西水河也是一片生机湿地。

这是著名文学大师沈从文笔下的那条河,名西水,又叫白河。

我这里要说的是其中最特殊的一段,也就是湖南龙山县城与湖北来凤县城共用的那段。长五公里,宽百米。

说它特殊,一是它将两个省份的两座县城紧紧连在了一起,使其形成了实际上的一座中等城市,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;二是它是从东往西流的,完全打破了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的惯例,让人思量;三是龙山那边多自生树,麻柳、梧桐、栎树不计其数,还有成片的斑竹——这种特殊的草本植物,形成了天然的“河堤”,固土护河,而来凤这边除庆凤山树木繁茂外,河岸自生树却极少,这就不得不让人筑起十里长堤,以绝洪患,又在河堤上、城区内植上金丝楠木、丹桂银桂、香樟、银杏、湘妃竹等属,与对岸遥相呼应,共同拱卫这条母亲河;四是河底平缓,却又偶尔冒出小小渚丘,养出片片芦苇,点缀长河绿水;五是鸟雀甚多,候鸟的,留鸟的,从不惧人,在河内河岸自由往来,自由生活,自由繁殖。

或许是我来自大山吧,对鸟情有独钟,就特意鸟的存在、关注鸟的多寡。

我来城市打拼三十余年了,多年来,鸟雀一直是我心中的缺憾。直至近十年,人们在河岸和城区广植绿树,又在河内连续地增殖放流,严格执行“十年禁捕”政策,鸟雀才逐渐多了起来,而且形成了留鸟随时见、候鸟不愿离的景观。

如今,鸟的种类和数量已经数不胜数,就我所认识的就有绿翅鸭、水鸭子、鸳鸯、白鹭、苍鹭、翠鸟、麻雀、斑鸠、画眉等几十种。一居一飞一大群,少则几十,多则上千。早晚是它们欢歌的时节,无论你走到哪棵树下,你都能听到叽叽喳喳、咕咕呱呱的吟唱。而过了八点,直至天晚,它们都去了地上和河中,或觅食或嬉戏去了。

白鹭、水鸭子是这条河最多的常住居民,斑鸠、麻雀是这条河光顾最多的常客。我常去河堤行走,每每都见白鹭、水鸭子抵河面飞行,扎入河中觅食,每每都见斑鸠、麻雀停留在牵连两岸的一铁索上,舒适地蹬蹬腿,扇扇翅膀。白鹭乃高洁而冷傲之士,居青竹之上,显儒雅之风;着洁白之衣,不染尘埃;食河中之鱼虾,健通体之美质。而水鸭子则是河中畅意的“狩猎人”,它们栖于芦苇丛中,该狩猎了,或于河面奔跑,将河面划出一道道长长的水痕,赶出猎物,或于河面闲散,悄悄观察猎物所在,一经盯准,便钻

入河中,将猎物撵上几米十几米远,最终猎获心仪的美味。

我曾好奇于它们的食谱,一次于白鹭的群居处撒下面包屑,以观察它们的神情与动态,哪想它们却不屑一顾。倒是一麻雀、画眉,全不顾是嗟来之食,竟欢心地邀约,一哄而上,大快朵颐起来,又瞬时一晃而去了。一只翠鸟好奇,插入那次实的队伍,抢得一粒碎屑,飞回芦苇秆上,试着吞咽,但终觉味异,决然地吐了,只随那芦苇的起伏,两眼盯视河内,突地收紧身子,双腿猛地一蹬,箭一般向河中射去了。

我也曾好奇它们的繁殖地,便于树上、芦苇丛寻找踪迹。春夏之季,我常见白鹭、苍鹭们衔了枯枝、草藤于河岸的树枝、竹丫上筑巢砌窝、产卵孵化。二十余天后,一只只幼鹭破壳而出,叽叽吵闹着这个新奇的世界。水鸭子将巢筑在芦苇丛里,芦苇的秆、芦苇的叶,便是它们的床,但你却不能轻易见着,直至深冬,芦花飞了,芦叶败了,你才能见到到处的窝、到处的壳。

这就让我回想起十年前治理这条河流时,我曾问过施工人员的一个问题:为什么不把河床铲平,偏要留下渚丘、芦苇?为什么不将河边树木砍了,砌上牢固的河堤?他们说,树木就是最好的“河堤”,也得给别人留点地方!我原以为这个“别人”就是渔者,当时有些不解、不满、不屑,认为这不过是他们为减少工程量而找的托词,现在我才明白,那个“别人”原来是鸟雀们。留下渚丘、芦苇和树木,是给鸟雀们留下一片生活、休息、繁衍、留恋之地啊!

时序已过寒露,白鹭、水鸭子仍不愿离开这条河,尽管它们知道南飞是生命中的注定,可它们仍是留得一天是一天,留得一时是一时。在二〇二五年的十月十日,已经有些寒意了,白天我见上千的鹭群在头顶盘旋、召唤,可河岸仍有两只站在渚丘上的芦苇边无动于衷,它俩紧盯着一群游来的水鸭子生痴。不知是羡慕群鸭的优雅游弋,还是群鸭对它俩的挽留,在停留瞬间后,毅然决然地执意向鸭群游去,只留下头顶鹭群责备而遗憾的呼唤。晚上我又去河堤散步,既希望见到白鹭的飞翔或栖息,又希望它们已经离去。当我行至体育馆时,不想一声鸣叫引起了我的注意,只见上百的鹭群在城市的光影中往复盘旋,留恋着这丰美、安适的河流。

我便感慨。

文/谭成举



沅陵西水,一艘老船扬帆起航,在过去,下行摇橹,上行则依靠撑篙和风帆。

霜降柿又红

霜降前后,老屋后的柿子树便成了村里最热闹的风景。青涩的果子不知何时悄悄染上了橘红,像一盏盏小灯笼缀满枝头,压得弯弯的枝条几乎要触到地面。

这棵柿树是祖父年轻时栽下的,树皮粗糙皴裂,如同他常年劳作的手背。每当秋风掠过,树叶沙沙作响,总让人想起祖父蹲在树下抽烟袋的剪影——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,和他讲述的往事一样,在记忆里忽明忽暗地闪着光。树下的石凳早已被磨得发亮,那是父亲儿时写作业的课桌,也是我偷偷摘柿子时踩过的垫脚石。树根处还留着几道浅痕,是去年邻家小孩来我家玩时,用柴刀刻的身高线,如今他去了城里读书,那些歪歪扭扭的刻痕倒成了最生动的年轮。晨露未晞时,整棵树都裹着层毛茸茸的光晕,连飘落的枯叶都像镀了金边,仿佛时光在这里变得格外慷慨,把沉淀了半个世纪的温柔都融进了果实的甜香里。

记得有年霜降来得特别早,我踩着晨

露去摘柿子,却发现最饱满的那颗早被摘走了。正懊恼时,祖父从竹梯上探出头,变戏法似的从怀里掏出个用旧报纸裹着的柿子,果蒂上还留着新鲜的断痕。他皱纹里夹着得意:留着给你呢,昨儿就瞅准了。那柿子甜得发腻,却让我尝出些别的滋味——原来祖父每天清晨都来树下转悠,像守护珍宝似的守着熟透的果实。母亲总说这棵树是咱家的“银行”,可当我把卖柿子的钱塞进她围裙口袋时,她转身就换了新书包和文具盒。最难忘的是父亲在树下修农具的身影,铁锤敲打镰刀的声响混着柿子落地的闷响,他总把掉落的柿子轻轻放进我掌心:别浪费,甜着呢。后来我离家求学,行李箱里总躺着几个晒干的柿饼,表皮凝着雪白的糖霜,像极了母亲凌晨在灶台前守候的身影。这些散落的片段,如今想来都是树根般的脉络,牢牢扎在记忆的土壤里。

离家后的某个深秋,我忽然在异乡的

超市货架上看见包装精美的柿饼。塑料盒里躺着几个规整的圆饼,糖霜均匀得像是机器筛过,却再尝不出记忆里那种带着阳光颗粒的甜。视频通话时,母亲举着手机绕树转圈,镜头里满枝红柿子把她晃得眯起眼:今年结得比往年都多,你爸非说要留到过年。她说话时,背景音里隐约传来父亲咳嗽声和竹竿碰触树枝的轻响。上个月回家,发现树下石凳旁多了个铁皮箱,里面整整齐齐码着晒柿子的竹匾,最底下压着本泛黄的相册——有祖父年轻时站在树下的黑白照,也有我骑在父亲脖子上摘柿子的彩照。表弟在微信里发来段视频,他举着自拍杆在树下转圈,说要给我直播柿子的慢镜头。落叶飘过镜头时,我忽然看清他身后树干的裂痕里,还嵌着当年我刻的歪歪扭扭的小字。这些零散的片段像秋阳下的光斑,明明灭灭地提醒着:有些东西看似静默地生长着,却早已把根须扎进了血脉深处。

文/刘小兵

如今站在老屋的柿子树下,指尖抚过粗糙的树皮,那些与亲人共度的时光便如熟透的柿子般轻轻坠落。祖父烟袋里的火星、母亲围裙上的柿渍、父亲铁锤下的叮当声,还有邻家小孩刻在树上的稚嫩字迹,都成了枝头最饱满的果实。这棵树默默见证着四季轮回,将我们的悲欢酿成蜜糖,让每个离家的游子都带着它的甜味远行。当秋风再次吹落红叶,我忽然懂得,亲情就像这霜降后的柿子,经了风霜才愈发醇厚,而记忆里的温度,永远比现实中的果实更暖更甜。那些被岁月风干的柿饼,依然珍藏是老屋的抽屉里,每次打开都会飘出淡淡的甜香,仿佛时光从未走远。

霜,年复一年地来,树下的石凳渐渐变得斑驳,而树上的柿子却始终红得透亮,像一盏盏永不熄灭的灯,照着游子归家的路,而氤氲在红柿里的亲情,却越发地浓烈与炽热。

美食记忆

美食记忆 红薯干里的乡愁

风已经由凉变冷,田野里一片空旷。庄稼都已收回家,留下大片的空地。新创的红薯堆在田头,像一座小山一样。有这些红薯,再冷的日子都是有底气的。

要晒红薯干了,父亲和母亲坐在田里擦红薯片。擦板不大,跟搓衣板一般,擦起大块红薯来很给力。只见一片片薄薄的红薯片从擦板下飞出来,瞬间就堆得很高。母亲招呼我和妹妹把红薯片摆在空地上,趁着冷风正干燥,趁着阳光还有余威,只需几天工夫,红薯干就晒好了。

我和妹妹蹲在田里,把红薯片一片片摆开。妹妹是个精细的人,她摆的红薯片整整齐齐,仿佛规整的图案。母亲看了,冲过来着急慌地说:“哎呀,你这样摆,太阳下山都摆不完。快!要快!像你姐那样,撒在田里就行了!”母亲怕天气有变,红薯干不能及时晒好。我和妹妹得了母亲的指令,便飞快地忙起来。

劳动之余,我抬眼望去,看到各家各户都在晒红薯干。大人在擦红薯,孩子在摆红薯片。那个年代,农人们的劳动节节奏整齐划一,颇能制造一种声势。广袤而枯黄的土地上,覆盖了一层白生生的红薯片,季节的底色都跟着变化了。虽然只有短短几日,但那几日仿佛一场盛大的仪式,让寂寞的田野热闹了起来。白生生的红薯片绵延而去,仿佛到天尽头才消失。我有时候会直起身子,朝遥远的世界望去。比远方更远的地方,是否也有这样一片土地,大人孩子都在忙着晒红薯干?父亲告诉我,有的地方是不种红薯的。不种红薯的地方,在哪里呢?天地博大,四野空旷,一个孩子心中开始有远方的概念。

几场风吹过之后,给红薯片翻个身,再来几场风,红薯干晒好了。晒好的红薯干,失了水分,轻轻一掰,“咔嚓”断为两截。咬一口尝尝,甜味浓郁。因为糖分浓缩,红薯干比红薯片要甜很多。母亲总说,饼干就是这个味儿。虽然我和妹妹知道,饼干的味道脆脆香香,但还是会把红薯干当饼干吃。那个年代,没有什么零食,但大人们总会为孩子炮制很多天然美味,把贫瘠的日子吃出很多风味来。

红薯干的吃法很多,母亲熬玉米粥的时候,也会丢几片红薯干到里面。浓稠的粥里,红薯干别有味道,甜而有韧劲儿,吃起来香甜美味。红薯干比红薯容易保存,晒好的红薯干,可以一直细水长流地吃。

把红薯干磨成红薯面,吃法就更多了。蒸红薯面的饼子,烙红薯面的饼,包红薯面的饺子。那些硕大的红薯,经过千锤百炼之后,作为一种面食登上餐桌,变出很多花样来。我最喜欢的是红薯面做的饅饅。饅饅类似面条,就是把红薯面和成一团,放到一种叫“饅饅床”(类似今天的压面机)的器具上压出细长的面条。那个年代,不是家家有“饅饅床”,我们要跑很远的路去别人家压。每次吃饅饅,对我来说就像是过节一样。

我长大后,离开了家乡,走过了很多地方。生活好了,我品尝过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。有一次在饭店里吃饭,服务员端上来一碗饅饅。熟悉的饅饅,依旧是曾经的模样。我尝了一口饅饅,心里忽然涌起他乡遇故知的感慨。那碗饅饅,我吃得柔肠百转。故乡原野上晒红薯干的场景,被翻出记忆的深海,乡愁瞬间泛滥。

红薯干里的乡愁,藏着温情与幸福的味道。人生总是这样,兜兜转转,才发现最初才是最美的。远方再好,只是驿站,故乡才是归宿。

文/马亚伟

征文

湖湘地理“行读”栏目征稿

湖南是一本大书,这本书足够精彩、足够浪漫。山川湖海,乡野村壑,人物风土,是辽阔高远,也是神秘幽微。每一页,都值得我们细细阅读。

湖湘地理特别开设行读版,诚邀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,用脚步阅读湖南,用行走探索新知。形成“徒步”攻略,让更多人分享你的喜悦。远方有我们知道的,也有我们不知道的,WALK一下,我们的肉身也就离灵魂越近。

这个栏目有点“攻略”的意思,但也不全是攻略。新奇、有趣、够野,“最湖南”。文字(2000—3000字)+美图、美图、美图(重要的事情说三遍),请投xxcbhxdl@qq.com,我们择优选用带美图优质文字稿件。

行读湖南,即刻出发。

想起这个城市,首先想到那家店

24小时营业的粉店,弥漫着浓浓肉香的包子铺,一个似乎常年穿着一件衣服的杂货铺老板,一个在你最低落时收容你的书店……城市里,总有一家店,曾经温暖过你,成为你对这个城市的最鲜活生动的记忆。

你与店铺的故事,请讲给我们听。(美食往事、老街小巷、民间手艺人征文持续。)

我们期待你的分享,择优刊载。稿费不多,够讲故事的酒。

字数:1500—3000字

注意事项:以湖南题材为主,暂不接受外地稿件

投稿邮箱:xxcbhxdl@qq.com